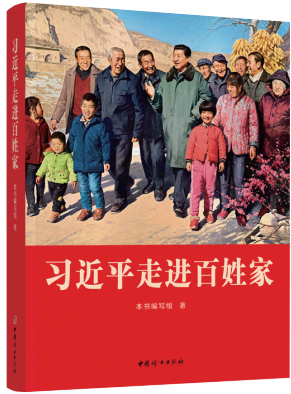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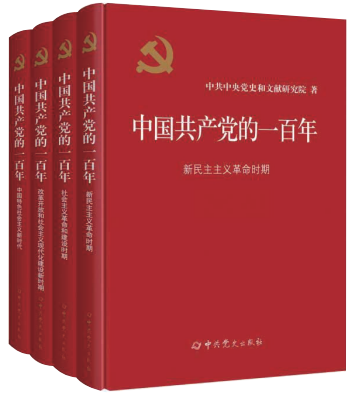


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15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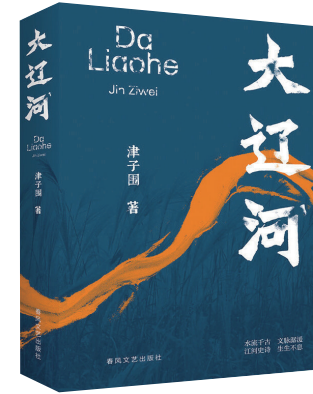
《习近平走进百姓家》
本书编写组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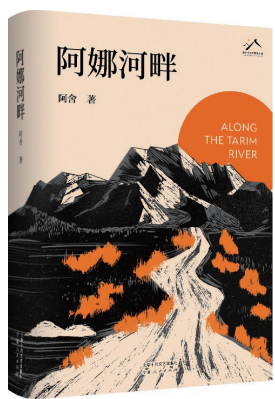
《在旷野里》
柳青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江河》
津子围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零公里》
王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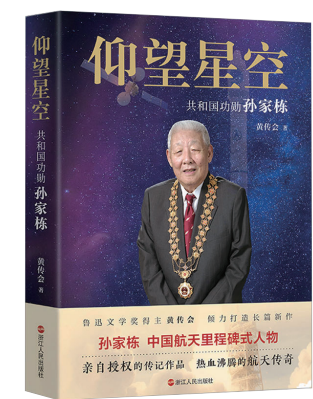
《阿娜河畔》
阿舍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宁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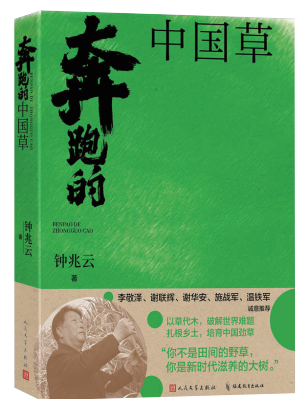
《草木志》
老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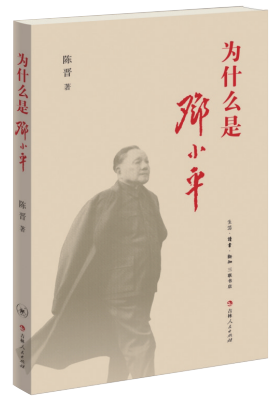
《爹》
彭学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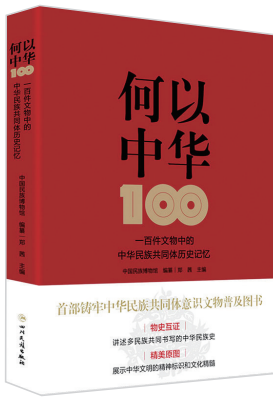
《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
黄传会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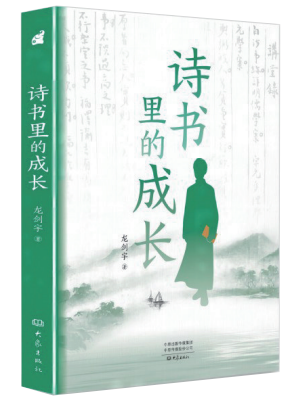
《奔跑的中国草》
钟兆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为什么是邓小平》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中国民族博物馆 编纂 郑茜 主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诗书里的成长》
龙剑宇 著
大象出版社



《万花筒》
陆梅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游过月亮河》
袁山山 著
希望出版社

一部宽阔从容的大地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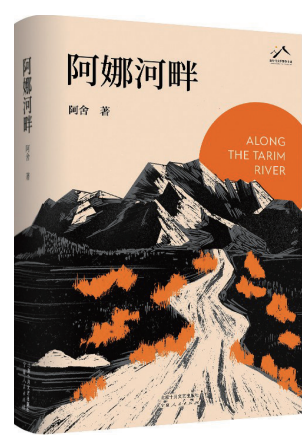
□徐则臣

一个作家，当他的写作上了一个台阶，会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作品，阿舍的长篇散文《造园记》当属此类。它跟阿舍过去的作品不一样，更加宽阔、雍容，也从容、字里行间弥漫着某种博大和高贵的氛围。所以我在想，阿舍很快应该写出一个大作品。当我拿到《阿娜河畔》，看完了，我心想，真是快，有些猝不及防。

《阿娜河畔》的确是一部惊艳之作，是一部宽阔的、从容的大地之书。在宁夏、在整个西北，目前写这个题材的作家非常少。尤其是长篇小说，跟这片土地相匹配的大作品不多，短篇小说有，也写得非常漂亮，里面包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东西。但是能够辽阔、绵长地对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进行呈现的作品，还是少之又少，《阿娜河畔》能够撑起这样一片辽阔的热土。这种辽阔体现在，《阿娜河畔》不仅仅在书写大地上的事，写了一群农场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阿舍的这口气特别的绵长。阅读这本书时，最初我也有焦虑，怕《阿娜河畔》写到最后会草草收尾。事实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整部作品的节奏和密度一直保持下来，阿舍的那口气没松懈。

不仅整体上气韵绵长，细节与细节上落实得也很充分。成信秀和许安然两人的爱情，我非常认真地重读过，发现作为一个插叙部分，或者是倒叙的一部分，在整个小说展开的过程中处理得非常充分。这就不是一般作家的表现，看起来不经意处，整体的大的问题能解决得了，小的细节的问题也能解决得好。

整部小说的阅读过程像大地一样缓缓展开，在一定意义上它



的确是一部大地之书，像大西北这片辽阔的土地。

《阿娜河畔》是一部历史之书。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一直写到新世纪初，半个世纪的浩荡时光。阿舍过去的写作可能很少如此大跨度地处理此类题材。一个作家如果对自身的童年经验进行大规模处理，且把童年经验放置在父辈的经验之下，作为承前启后的一部分来处理，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要干一件大事。《阿娜河畔》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尤其是把历史置于个人的生命经验之中，这种处理方式特别好。

中国从来不缺大历史，但不是所有大历史进入文学都是有效的，只有大历史跟我们个体命运相结合，成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才成为文学意义上的有效的历史书写。

只有当这宏大像盐溶于水一样，溶于一个个体的命运里，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历史才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这段历史才算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卷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娜河畔》里明家和石家，两家人的生活就呈现出了整个大历史。每个

人跟背后的历史事件、跟农场生活、跟边疆建设之间都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好的历史小说从来不是这样，从个体出发，从细节出发，从生活出发，通过一个小切口见证一个大的时代和大的历史。所以我觉得《阿娜河畔》是一部历史之书。

《阿娜河畔》也是一部还乡之书。阿舍大学毕业后来到宁夏，之后再也没有回农场生活过，她其实已经远离了故乡。一个作家在这个时候，在开始回望写历史之书的时候，大概率写出的都会是一部还乡之书。所以在书中，我们才能看到作者小时候丰沛的农场生活经验。现在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那样一种生活，比如住地窝子。小说将那些艰苦的生活一一还原出来，带着深重的感情去还原，还原得如此之好：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体现在这些一个个还原出来的历史现场中。

这部作品让我改变了过去的—个想法。很多年前，我对阿舍说过一句话，那会儿也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我说写小说有时候需要激烈一点、偏执一点，需要有一些冲突，甚至偶尔可以剑走偏锋。阿舍当时说她会努力，很多年后，我发现她一点都没变。她没变是对的。现在她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写，因为内心足够强大，情感和精神上足够开阔，人生的阅历足够深厚，又能把从容与悲悯处理得像大地一样宽阔和包容，这个作品就成了。可见文无定法，《阿娜河畔》用一种老老实实在、正面强攻的方式写，看起来很笨，但效果却非常感人。这不是一部浮泛的作品，它是用心、用情、用力写出来的。

(作者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让现实题材军事小说好看起来

□李艳

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军事小说需要作者和编辑在进行策划、创作和编辑工作时，围绕作品的主题进行构思、布局和润色，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作品的完成度，突显作品的主题。作家王族写天路高原的昆仑铁骑，为中国当代边防军人写心立言的《零公里》即围绕昆仑山守边英雄的日常，构筑出昆仑军人闪光的英雄谱系。作为老牌的文艺类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一直以原创长篇小说为立社之本，这也是编辑日常进行选题策划时所考量的重要尺度。2022年6月，我们偶然在《小说月报》上看到王族的中篇小说《老虎口》，讲述的是高原上的修路工程队在恶劣自然环境下艰辛施工修筑独库公路的故事，展现了官兵的拼搏奉献精神。

这是一个极好的长篇题材，高扬强军兴军的主旋律。或许作者也有与此相关的长篇储备。考虑到这些，我们立马联系王族，表明了想出版一部有关边防军人的长篇小说的打算。无巧不成书，王族老师刚好创作完一部写昆仑山上的军人守护边防的长篇小说《零公里》。两周后，王老师即将整理好的《零公里》初稿发给我们。

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结构清晰、故事完整、题材独特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军事小说。然而，出于对作品更高的期待，我们再次和作者联系，共同就书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商议出了具体的修改与润色策略，对作品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增魅与祛魅的处理。

增魅：厚植英雄情怀与家国梦想。作者王族以自身驻阿里军分区服役的经历和见闻为蓝本，把多年丰厚的生活积累熔铸在《零公里》中，彰显了中国军人



的奉献与担当，张扬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这种英雄情怀与家国梦想的交织，无疑是文稿的魅力所在。因此，文稿修订的首要任务，即突出英雄情怀与家国梦想。

为此，我们将初稿过于悲凉的基调改为温暖与硬度兼具。初稿有意书写战士身上的悲壮色彩，塑造高大上的英雄形象，但“过犹不及”，过多渲染死亡、悲苦，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文学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全书的故事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但不必拘泥于故事原型，需要作文学化处理。

同时，对文稿的主题进行拔高。初稿围绕着评选昆仑卫士这个奖项展开，对这个象征着荣誉的奖项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这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大，需要弱化。且任务一中，田一禾描红界碑上的“中国”这一事件，需要补充界碑的历史及重要意义，适当拔高该任务，对文章主题也能起到拔高的作用。

此外，增加重要的时间节点及历史事件。比如，主要人物都是1992年入伍（与作者本人入伍时间一致），故事发生的时间

约在1998年，还有增加解放军解放阿里、先遣连在阿里的卓越事迹等。

祛魅：于平常之中见真章。在小说中，王族巧妙地将军人的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相结合，令整个故事充满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他们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心，不只在军人的伟大与崇高，更在于贴近生活、平实动人。因此，在文稿打磨时，需更多地着墨于细节的修订，以真示人，以情动人。

我们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重新审查小说内容，修改有分歧的内容。如将主角过多的梦魇和自言自语进行删改，改为心理描写；修改田一禾、衣布拉音两人都是为了涂字而出现高原反应，产生错觉，摔下山崖这样过于巧合的内容等。

对于与“情”相关的情节重点打磨，特别是第三章《遥远的约会》，写军人的爱情，较难书写，需慎重着墨。作品通过对军人生活的深入描绘，展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在军人对家国的坚定执着上，还体现在他们对战友和群众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亲人的亲情爱情上。

善于抓住英雄的“人性”。作者并没有将英雄人物塑造造成高大完美的神性形象，而是让他们沾染着时代气息，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这种祛魅的处理方式，使得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和心灵。

增魅与祛魅，突显了作品的艺术性和独特性，完成了“让主旋律小说好看起来”的目标，让主旋律题材的军事小说更具可读性，为赢得更多读者提供了可能性。(作者系《零公里》责任编辑)